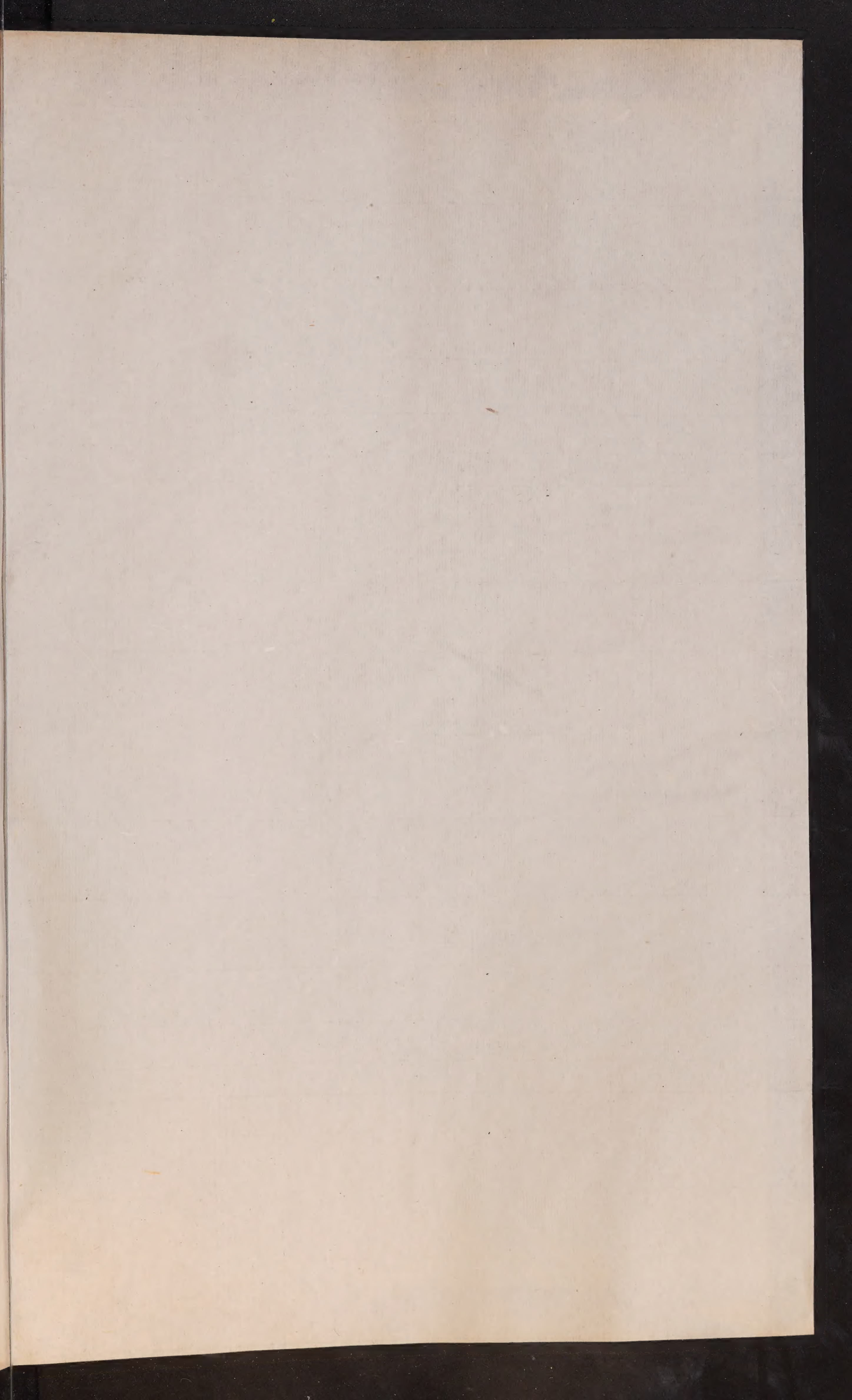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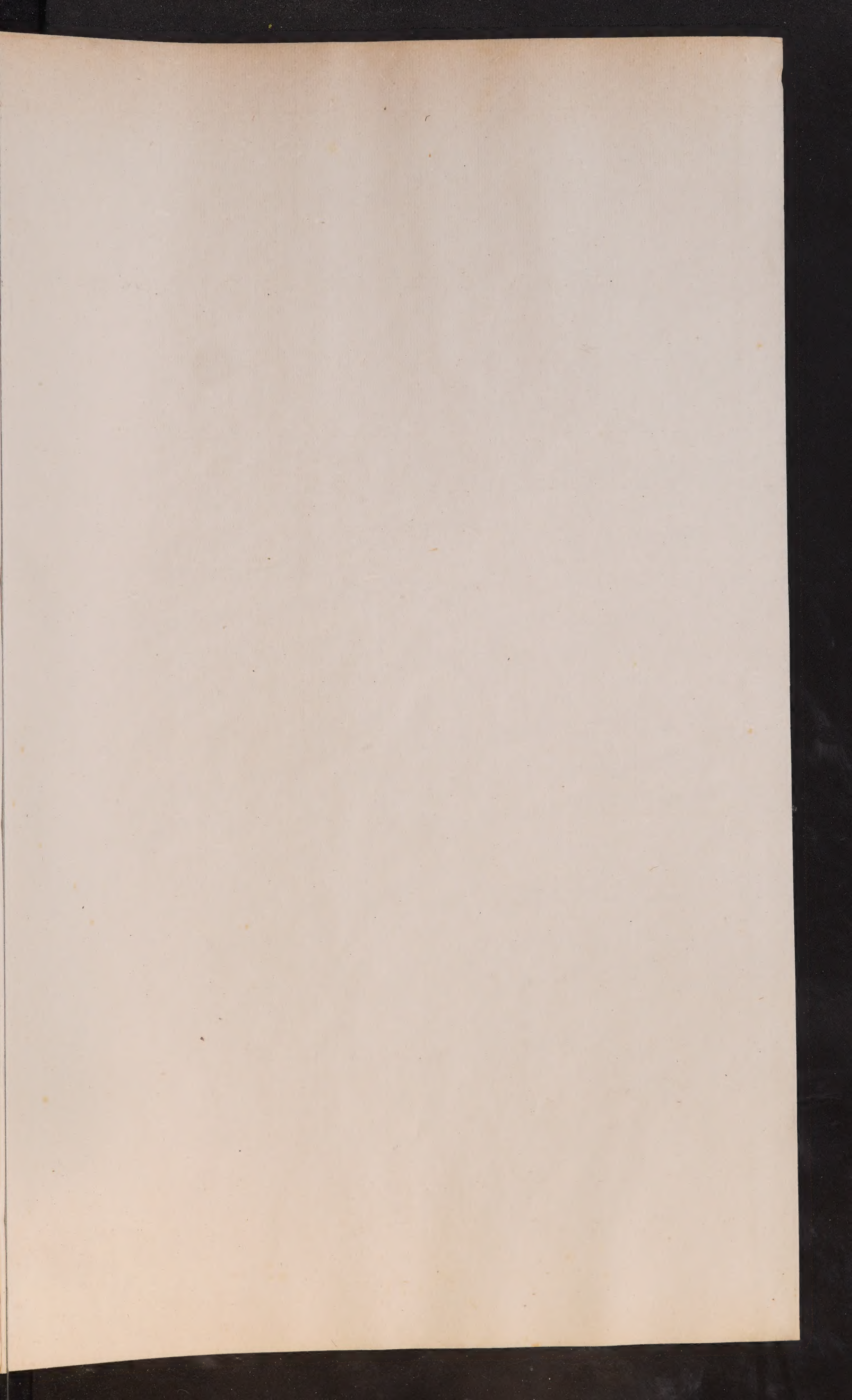






#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四

## 舉措二

○左傳莊公九年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臣若水通曰鮑叔齊大夫子糾桓公之弟管仲召忽子糾臣也受而甘心言自殺之以快意未必殺也生竇堂阜皆地名夫管仲之賢鮑叔知之深矣故忘其讎而存之用之鮑叔

之賢後世孰有能及之者哉當鮑叔師師之
時使無知人之明則夫堂阜之囚何自而稅
齊國之相何自而得乎是則用管仲者君之
專進管仲者臣之明此管仲所以有生我父
毋知我鮑叔之感也然鮑叔之心豈爲管仲
哉爲其賢也爲其能也後之逞其私忌棄國
之賢而敗人國家者鮑叔之罪人也

○僖公三十年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
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
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伯乃還

臣若水通曰合秦晉之師以臨鄭鄭蓋岌岌乎危矣斯時也實於燭之武有賴焉鄭伯是時乃悔用之之晚也使早用之則秦晉之師豈至壓境哉一見秦伯鄭得安爲東道主而秦亦不至自闕以利晉秦平而晉自退矣昔人有言一賢而止百萬之師也賢才之用舍係於人之國家豈小哉

○文公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

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
公以其寶玉来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
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
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
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
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
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
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
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
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

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
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
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
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
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
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
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
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
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

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猒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

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
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
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
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
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
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
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
免於戾乎

臣若水通曰莒僕弑父之賊也以寶玉奔魯
宣公欲納之是黨賊矣季文子執而戮之以

謝莒是矣然而不稟命於公朝而自執國命則其去莒僕無幾矣至其援帝舜之事以辯論庚幾明舉措之大義於天下後世焉

○宣公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善人之用舍國之利病由之其

於士會見之矣夫士會實於文公七年奔秦爲
迎子雍之故也十三年還晉爲從壽餘之計
也晉人不以其患而終疑其臣士會不以其
怨而終仇其君此士會所以見用而晉益奔
於秦書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
尚一人之慶善人之於人國豈可少哉

○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
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
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
是使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
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

其偏不爲黨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羊舌赤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臣若水通曰祁奚舉解狐其仇也舉祁午其子也人臣事君之道先國家而後已私夫才足以任事惟其人而已內焉避親以自嫌外焉棄讎以生忌此大臣之所以私也非賢哲盡忠於君而公天下之心也祁奚可不謂之賢乎若臧文仲之竊位者可以少愧矣

○襄公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

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
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
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
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
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
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
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
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
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
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
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大
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
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
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
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
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
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
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

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
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
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
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
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
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
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
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
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
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

之言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臣若水通曰楚以王子牟得戾之故而疑伍舉不明也使懼而奔鄭不公也聲子明足以知其賢故爲多辭以警楚而懼子木雖以成其吾必復之之一言然而心則公矣既而伍

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
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
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
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
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
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
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
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
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
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

之亂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臣若水通曰楚以王子牟得戾之故而疑伍舉不明也使懼而奔鄭不公也聲子明足以知其賢故爲多辭以警楚而懼子木雖以成其吾必復子之一言然而心則公矣旣而伍

舉得歸于孫復仕楚聲子之有力於楚也然則爲人君者國有杞梓皮革之材毋爲四方資哉

○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臣若水通曰大臣之於人不可不擇也上以病國下以殺身可不愼哉季札於叔孫穆子之好善不能自擇而知其不得死焉甚矣小人之爲人禍辨之不可不早也好善猶有

擇況不好乎擇之猶懼不明況不擇乎穆子顧以憂求牛豎而不知殺穆子者牛豎也至於饑渴授戈之際乃思季札之言悔無及矣

○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

舉得歸于孫復仕楚聲子之有力於楚也然
則爲人君者國有杞梓皮革之材毋爲四方
資哉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来聘見叔孫穆子説
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
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
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臣若水通曰大臣之於人不可不擇也上以
病國下以殺身可不慎哉季札於叔孫穆子
之好善不能自擇而知其不得死焉甚矣小
人之爲人禍辨之不可不早也好善猶有

擇況不好乎擇之猶懼不明況不擇乎穆子顧以憂來牛竪而不知殺穆子者牛竪也至於饑渴授戈之際乃思季札之言悔無及矣

○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

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禮幼學而壯行必四十曰彊而仕所以期其學成而達之政也子皮欲愛人以政子產欲學而入政其得失固相懸絕不暇論也後世之君於先王養士用人之禮廢矣往往及童而進用之至使爲人長者乃年少新進之士子產所謂使學者製錦未能操刀而使割者也爲人君及主薦士者當思所以抑之期之歸學十數年然後入仕庶乎愛人庇身之道得而治亦未必無大補

云

○國語晉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進於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臣若水通曰臼季胥臣也滅猶蓋也殛誅也鯀禹父夫臧否異人故賞罰異施聖主以其心公天下而不私故賞罰以其人不以其類也故大舜於鯀則殛之於禹則興之豈繫於世類哉臼季與冀缺同陞諸公其庶乎得聖人之義矣哉

○晉語趙宣子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

臣若水通曰阿私曰黨忠信爲周夫進退賢否是非以公君相之事也匪義比焉則入於私黨矣趙宣子比而舉韓獻子不負所舉兩得之矣

○晉語陽畢言於平公曰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

則莫思亂矣

臣若水通曰掄選也君謂平公悼公之子彪也常位謂世有功烈而中徵者遂申也遠權謂權及後嗣也畜養也言皆可畜養而發導之也偷苟也夫人君之治天下國家也在明訓明訓之行也在威權明訓以令之威權以勵之則威德並行而民勸於善莫敢不善矣陽畢勸平公以舉措之權可謂達爲國之要者歟爲人君宜取法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

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内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黄

鄙人也願卒爲弟子

臣若水通曰大臣以薦賢爲功者也故其薦大賢者其功大薦小賢者其功小其功大者受上賞其功小者受下賞則大臣孰不知進賢而賢才孰不欲自効哉今之進人者遺其大而用其小是自小其功也翟璜所舉豈足與子夏之徒爲等匹哉以是卜相受上賞矣然璜再拜而自稱鄙人不難於自屈其亦賢於子方之驕人干木之廹切者歟

○安王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

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臣若水通曰周公無求備於一人其使人也器之故隨材而用木者大匠之職也隨才而用人者君相之職也子思之言可以爲萬世人君大臣用人者之法矣

○周顯王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

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臣若水通曰於此可以占齊魏之彊弱也書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魏惠王以之楚書曰

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威王以之威王不惟寶得其人而又烹阿大夫封即墨且審於用人此齊國所以日彊也其後不悟奸人之計而多受間金王音猝入而卒至於亡彼一齊也前以審人而彊後以不審人而失有國家者可不鑒諸

○燕王三年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

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風感應而已矣故人君好賢則天下之賢應之人君而好佞則天下之佞亦應之故人君好賢惡佞則其感應之速不旬月而風天下矣燕得樂毅破齊以雪先人之耻蓋由燕王之師郭隗以風動之也況有道之君能以所知之賢才而善用之則

四海之賢風動響應皆有帝臣之願不期然
而然者矣天下何難於治哉
○漢高帝五年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
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
下慢而侮人項氏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
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
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
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
不絶粮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群臣悅服

臣若水通曰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用人由於知之深也高祖論三人之賢而皆自以不如哲足以知之矣故能用之以興帝業項羽之於范增不能用之者雖出於嫉忌之私亦其知之不深也然而高帝不如之言中亦不無畏憚之心乎此韓信之所以不終也於子房功成智隱固有所不及矣

○漢哀帝建平三年四月王嘉爲丞相嘉以時政

苟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臣若水通曰天地恒久而萬物化生聖人久於道而天下化成久任之說善矣然後世徒知久任之善而不知本則其敗壞又有甚焉苟得善人而久其任則百年而澤愈深苟得

惡人而久任焉則其殃民蓋不能旦夕堪者
時日曷喪之怨可勝道邪故王嘉之疏有曰
擇賢曰記善曰忘過三者其本矣蓋得賢而
不記其善記善而不忘其過則賢者不樂於
從事苟不擇賢則無可記之善而徒忘其過
焉殃民之禍有所不堪矣故三者備矣而行
久任之法可也不知務此而徒以久任望其
成功烏能保其子孫之皆賢也哉

○光武建武十一年帝以扶風郭伋爲漁陽太守
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
匈奴遠跡在職五年戶口增倍後爲并州牧過

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臣若水通曰立賢無方旁求俊彥此湯之所以王也四海之内四海之外苟有賢者斯用之矣夫用賢任官以爲天下之民也非以爲鄉曲故舊也光武之用人既以鄉曲故舊至於任公卿之重皆以圖讖焉謂之賢君猶有此憾也其所以復舊物致小康者會時勢之易然爾郭伋其賢矣哉

○章帝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

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帝皆納之

臣若水通曰以閥閱用人亦當時之弊而未世所同也韋彪簡賢以孝行之說可謂近古矣夫爲治莫先於用賢得賢又係於薦舉而

薦舉則在二千石尚書也使任是二職者果賢則薦舉公賢才進而天下治矣然則人君欲圖治者用人必先於德行而責成於舉主然後可也

○漢安帝延光元年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閬爲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黃憲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陳蕃及周舉常相謂曰數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臣若水通曰東漢諸賢黃憲其最高乎而郭泰徐穉次之陳蕃次之若憲者觀其氣象渾然見者化服使在聖門當居顏氏之科矣使當時有君知之如閬淑諸人之明則必舉憲爲相以穉泰爲傅以蕃等爲卿大夫則論道治事有人而漢非止過西都而已矣柰何時

之不感又以黨錮而寔泰徐穉獨不與焉亦
可觀人品之高下哉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
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
化其有政治者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
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民安漢世良吏於玆
爲盛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
增秩勿移徙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
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
茂才異行如顔淵子奇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
久之[illegible]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詰之

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郤之

臣若水通曰左雄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吏久任之制入仕之年皆先王遺意雖百世可行矣自是察選公平多得其人也宜哉爲人君者其尚有考於斯云

○桓帝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帝又

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臣若水通曰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皆一世之名賢也陳蕃舉之可謂薦賢爲國矣而皆徵不至焉及徵魏桓而卜其不可行者三爲人君者聞之亦可以愧矣

○獻帝建安十五年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

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爾
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用統
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臣若水通曰士每伸於知已而屈於不知已
龐統固非百里之才然無魯肅孔明之薦則
終於免官矣何以致昭烈之器重而大任之
哉後之公舉錯者不可以不審也

○建安十九年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荊楚群士
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諸葛亮數書
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備
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

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黄權閉城
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黄權李嚴等本
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
璋之擯棄也劉巴夙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
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
是以大和
臣若水通曰賢人者衆人之心也故用得其
賢則億兆之心歸之矣故君任賢則享天下
之福也昭烈擢用西土賢士各盡其能而一
時人才樂用州人大和使其不早世則中原
舊物可復矣豈但三分之業而已哉

○建安二十三年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楊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臣若水通曰君子用人如用器惟其宜而已矣楊洪李嚴之所辟也而守蜀則及於嚴之在犍爲何祗楊洪之所舉也而守廣漢則及洪之在蜀用人惟其器而已而何以拘拘於資格爲哉此西土之所以咸服諸葛亮能盡器用也吁其可以爲君相用人之法矣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十月朝廷方以秦寇爲憂

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臣若水通曰安所謂內舉不避親者也可不謂公乎安之不以嫌疑違衆而舉玄玄之運籌決策不負其所舉晉雖偏安猶有鞏固之勢固不待出兵臨敵而識者已知決勝千里

矣

○齊明帝建武三年魏主宏與群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何如李冲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帝曰欲爲致治爾冲曰然陛下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固用之冲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爾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

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毅入朝帝謂毅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臣若水通曰司馬光云選舉之法先門第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之號愚知所共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illegible]

賢猶不免斯弊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者誠
亦難矣

○陳武帝永定三年六月周左光禄大夫猗氏樂
遜上言四事其三曰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
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曹不取物望既
非機事何足可密

臣若水通曰樂遜之言是也古昔用人由鄉
里而大司徒凡七八升而至於天子之朝雖
欲非賢不可得也後世黜陟之幾由諸文藝
舉措之權付之銓司雖曰一時之進用亦或
當才而私情好惡亦豈必邪噫好惡以私而

欲得用舍之正不亦難乎雖然知州郡者在
冢宰知冢宰者在人君取人以身此又在人
君之知學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四終

舉措三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爲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愼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爲最

臣若水通曰古之才德合而爲一故八元八凱謂之才子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後世德與才判而爲二故稱其德者以爲未必可致

用而有文才者不必求其德也孔子曰如有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夫貞固德也而有幹事
之才矣驕吝無德者也雖有周公才美不足
觀故君子不謂之才矣嗚乎才德異而天下
無全人也故用人者主德行而才能在其中
矣今人才陶鎔於
國家之化久矣其德行之士世未嘗無之司銓衡
者擇之僚案居僚案者擇之選舉則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雍熙和平之治豈不與三代比
隆邪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服天下之心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耶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臣若水通曰爵賞者天子馭天下之術不可以私情與之也與以私情則爵賞者非天命有德矣書曰任官惟賢位事惟能太宗以之以玄齡之賢且有此言幾敗乃公事矣

○太宗貞觀二年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

進矣對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若水通曰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用人惟以純德君子爾豈論未定與既平邪程顥曰才與誠一則周天下之治天下豈有無行之才哉才與行分此世之所以無真儒矣後世以治煩劇者爲才謹踐履者爲行而才行始二矣安有才行二而可以言學乎其所謂才行者各成於氣質之近而無學問變化之道此二者所以判而二之也噫魏徵非知聖學者其爲此對無足怪矣

○貞觀二年十一月太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臣若水通曰都督臨刺史刺史臨縣令縣令近民民之安否治亂之所由生也故刺史縣令不可不察也但患其遠於君而無以察之爾太宗疏都督刺史之名於屏風而注其善惡之跡以黜陟之至於縣令則命五品以上各舉其人焉則都督刺史縣令之賢否曰寓

於目日聞於耳舉措無有不當是都督刺史
縣令下親於民上親於君所謂天威不違咫
尺而各勉於善而懲其惡民安而天下治矣
方今
聖明以知府爲重而令三品以上各舉其賢者任
之天下皆有樂得其父母之幸矣但知縣尤
爲近民不能不慮
聖念若與知府通行之法太宗䟽名屏風故事推
而上之至於公卿亦然則
上有以察乎下而不忽下畏上之察而不敢肆賢
才脩職而天下豈有不舉之政哉

○貞觀三年閏月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汚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臣若水通曰魏徵之諫有見於人之多寡無見於賞罰一人而千萬人之知勸懲太宗之言有見於事之是非無見於心之邪正惟仁人能愛惡人也夫相壽之貪汚可惡也狥幕

府之舊而容惡以暴民仁者固如是乎是雖有感於魏徵之諫而曰不敢違焉夫仁人之心至公無私非不敢違於人也不能違於心也人君反求諸心之公則舉措鮮不當矣豈待人言而改之邪

○貞觀七年十一月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私上不許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讐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親也

臣若水通曰臣之事君忠不恃於親者忠也君

之用賢不疑於親者公也有如無忌之賢太宗任之不疑固也乃若呂王之輩而假其權漢之危甞岌岌矣故當置其身而不與以大政乃我

國家親親之仁保全之義兼得之矣

○貞觀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若水通曰記稱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者天下鮮矣蕭瑀當將欲易儲之際不以利
誘死脅可謂忠正矣宜爲太宗所惡及登帝
位乃以是取瑀可不謂惡而知美者耶獨惜
廢立之事未定而利害之決攸存瑀也不能
以太伯勸建成而帝無叔齊之清也遂致蹀
血禁門慚德彰著矣噫

○貞觀十一年馬周上疏曰百姓所以治安惟在
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
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所以百姓未
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
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臣若水通曰刺史縣令民之父母一失其人
民受其殃太宗納馬周之説而鄭重其選矣
獨謂刺史朕當自選何邪孟子曰左右皆曰
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而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博訪於人而
决斷於獨夫然後庶幾賢人可得也太宗所
謂自選者焉知其不溺於私也哉

○貞觀十一年魏徵曰今陛下立政致治必委之
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
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
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

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

臣若水通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待君子也雖敬而踈亦所謂外之也遇小人也雖輕而狎亦所謂內之也此魏徵所以進諫而有危亡之慮乎

○唐高宗上元元年劉曉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

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
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
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
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
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
烟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
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
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而四方風動矣

臣若水通曰成周取士先六德六行而後及
於六藝劉曉德器爲先文藝爲末之言有先
王之遺法也古今選舉之法惟

聖明審焉
○高宗永淳元年四月魏玄同上言銓選之弊以
爲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
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愼
簡乃僚是使群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
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
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
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
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
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
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

失疏奏不納

臣若水通曰銓選之善周爲上漢次之魏晉專任選部固不能無弊矣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成周之法各舉其僚以天下之聰明爲聰明也漢法由自辟而升猶爲近古至於一任選部是以一人之聰明盡天下之聰明雖聖哲亦有所不能誠如玄同之論矣而帝不之納惜哉後之用人者宜考於斯焉

○中宗嗣聖八年薛謙光上疏以爲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舍之間風化所係要在文吏察其行

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職否行舉者賞罰

而已

臣若水通曰薛讓光之說一行則司銓衡者黜陟不視爲虛文爲人才者進退有關於實政仕路清而奔競之風息考覈嚴而尸素之習遠治化烏有不成者哉惜乎女主奸政之朝不能信用其言也

○玄宗天寶十二載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以選法　善上書於昱以爲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　采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

問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庭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臣若水通曰察言於一判觀行於一揖選法之莫不善於此者也使宋昱能用斯言慎重銓選何用人之不當哉慎選舉者宜察之

○代宗廣德元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

賈至議以爲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勑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言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若水通曰成周之教與其取士之法一而已矣故或以德行或以道藝或以行舉或以言揚其所謂德行者德乎其所謂道藝言揚者業乎德業舉業合一其亦由古之道也故

二者不可偏廢也德業宜舉之以文則猶源泉之水放之四海而不竭徒舉業者所謂溝澮之水爾矣故不易業而進於德者舉業也不易志而有助於舉者德業也綰之斯奏實欲蕪焉而或者沮之唐之不幸也雖然又在主選者之明且公爾苟得公且明者主之則先王之德行道藝之化將見於今矣何其幸

○代宗大曆十四年八月沈旣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曰才也曰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

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孰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已上及群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已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衆才興起而官無不治矣

臣若水通曰曰德曰才曰勞選用之三科也其成周之德行道藝虞廷之三載考績之意

乎唐之選曹考校知不及此欲其得人也難
矣此沈既濟所以建選舉之議也後之人君
果能本之三科責成慎舉則君子自進小人
自退百官治而萬事理矣天下其有不平哉
○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德宗問爲政之要閻播對
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
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
爲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惟得文詞
干進之士爾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
悅
臣若水通曰爲政固當求有道賢人也然必

人君致敬盡禮尊德樂道乃可得之非下詔遣使可致也下詔遣使而惟文辭干進之求此有道賢人之所以不至也代宗能悅闕播之言而不能繹惜哉

○德宗貞元十年夏四月陸贄上奏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旣不廢法亦無棄人惟纖芥必懲而用材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而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

臣若水通曰用人之道公而已矣進而有過

則懲懲而改過則復進進退在彼已何與焉

若有一毫芥蔕于其間非大公之道也雖然

陸贄此疏爲德宗猜忌而言爾若夫進賢如

不得已盡左右大夫國人之公然後察則用

無非人矣非謂用人者必伺其有過而退退

而改過而復進也

○貞元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

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群臣亦有譴

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

篤之士艱於進用群材淹滯陸贄上疏諫其畧

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

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若水通曰孔子告仲弓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三者爲政之要務也雖爲爲宰告而治天下之道不外乎此矣德宗之進擬少可不先有司矣一譴不用不赦小過矣不進敦樸之士不舉賢才矣夫其甘於違措而不自惜者何也良由學問之功不加而以氣質用事故爾使其玩索涵養以體認於心身則聰明可發氣質可變以之治天下則舉措得人

庶事康而庶績熙矣故曰明君以務學爲急

惟

聖明念之

○憲宗元和七年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爾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相而果賢則所舉雖親必賢所措雖讐必不肖苟非其人不肖以親而舉賢以讐而措人主何所賴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非親故乎不察乎此而徒以舉措責諸相亦末矣噫堯明峻德而後用舜舉元凱措四凶武王亶聰明而後用周公握髮吐哺以勞天下之士善論相者盍亦反其本與

○周世宗顯德四年冬十月戊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

化等科

臣若水通曰五代之時取士之法不行久矣周世宗獨舉而行之其知爲治之要者歟此五代之治所以莫盛於世宗之朝也然其曰文理優長人物爽秀則亦爲取人之疵耳

宋眞宗景德二年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材具名奏聞臨軒親策之

臣若水通曰用人之法虞之九德咸事湯之立賢無方周之六德六行六藝至漢立賢良方正之科猶爲近古唐之詞章則末之愈下遺賢多矣宋眞宗有志復古則唐虞三代之制可考也否則漢制賢良方正足矣而何多門邪蓋未有賢良方正而不能明體用通墳典詳吏理識韜畧宏軍謀者也然其視九德同謂之德無方同謂之賢六德六行六藝同謂之德行道藝者有間矣故古之人才出於一後之人才出於六此道德之所以不一而風俗之所以不同也惟在上者所立耳

○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司馬光言立經明行脩科

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

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

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家居

鄉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舉官日訓月察立賞

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

升朝官各舉經明行脩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

以升甲

臣若水通曰書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賢稱匪

其人惟爾弗任故光建論舉士之法舉主連

坐則士務脩其行官務舉其賢賢才出而天

下治矣然而所謂經明行脩者何邪夫古之明經將以脩行也德性稟於天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明經學問於師友所以發其蒙而破其愚成其德而行脩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學一而已矣舉措人者德行之脩否而已矣此又爲人上者不可不知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

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
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
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
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臣若水通曰帝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舉直
措枉天下之心也舉措得當則體統尊紀綱
正法度脩政事舉仁賢在位而天下安矣京
等六人在徽宗之朝各以奸邪惑主危國而
徽宗明不足以知之也君臣以酒色相娛褻
幸私第禮如家人則體統紊矣開邊生事和
議娛國則紀綱頹矣祖宗舊章紛更殆盡則

法度壞矣聚斂無經刑殺肆志則政事亂矣斥黜忠直竄死遠方仁賢殄矣舉措若此尚何以安天下乎滿朝縉紳黨京莫言而東爲布衣憤忠極論折首而不顧至今猶能使人興起於百代之下也爲人君觀此思得如此人者而用之則善人進而國昌矣

○孝宗乾道五年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奬廉退抑奔競或材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

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録故所用皆知名士

臣若水通曰俊卿允文可謂得爲相之體矣夫宰相之於天下能以其身利之者蓋寡也惟以人利之則所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其利將普於天下矣故以人事君而宰相之職盡矣故仁不偏愛物急親賢也後之輔相者身爲大臣而徒以章布之行自勵閉門謝客而於天下人之賢否置之而不問其亦異乎俊卿允文之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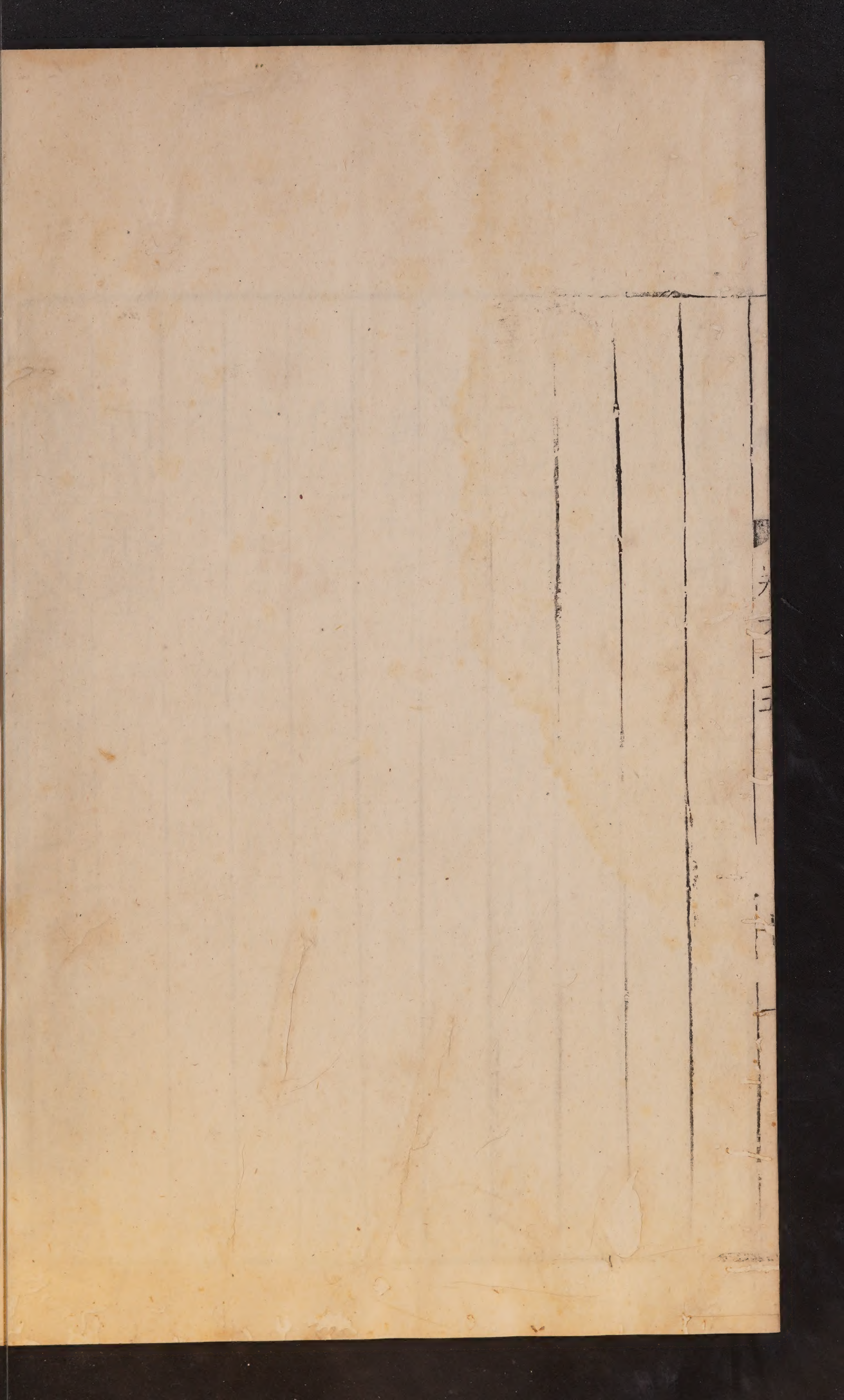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閏月復置尚書省以桑

哥鐵木兒並爲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
葉李左丞馬紹參知政事麥术督丁言自制國
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効今仍分兩省爲宜
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
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臣若水通曰人皆稱元世祖以爲賢君臣不
信也夫賢君必能用賢去不肖世祖尚書省
之復是矣然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矧平章
丞相參知政事皆朝廷機務所關乃以鐵木
兒輩爲之可謂能用人乎況桑哥之惡安童
諫之而不顧舉措如此其不至於虐民誤國

者幾希以是知世祖之非賢君也爲人君者所宜深鑒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五終



#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六

## 舉措四

○賈誼新書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強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待也

臣若水通曰賈誼官人六等之差誠確論也夫師者以道道者大同也友者以德德者大化也大臣者以功功者伯道也左右者材材者富強而已侍御廝役固不足與議之矣然

則爲人君圖天下之治者將自擇於何者哉

○劉向說苑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中山懸其子以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之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以

言當急於用仁賢也西巴不忍之心及於麑可謂仁矣樂羊貪功而殺其子可謂仁賢乎當時之君惟以是而定賞罰則足以勸天下之仁賢矣賞而疑罪而用之何賞罰之不明而舉措之不正邪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言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又曰不用賢則亡彼見虎蛇者常耳若夫不用賢則危亡隨之天下之至不祥莫過於此晏嬰之言得孟子之意矣夫後世之君犯此三不祥者多矣可不懼哉

○唐陸贄奏議贄告德宗曰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耳嘉穀之有蟊稂木之有蠹蟲也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慇懃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得

有意讎言而沮之哉試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
致禍之源悖傷善之釁尋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
得不去耳户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
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耻以聚
歛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歛怨爲匪躬
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緫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
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
邦之少卯伏惟陛下恊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
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
則天討斷得聖化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

臣若水通曰舉措國之大典治道關焉故夫

君子進則爲泰小人進則爲否否泰之幾安危存亡之兆此固有國者所宜愼也德宗之朝裴延齡方以言利得幸陸贄之賢終以直言見踈舉措若玆危亡之禍豈可免哉

○宋儒周敦頤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臣若水通曰孔子告哀公取人以身身心者取人之本也賢者治天下之輔也故心弗純則用賢弗專用賢弗專則聰明日蔽於上惡政日加於下而國事日見其非矣盍曰任賢勿貳盖一則純貳則雜至於雜則賢才日遠

而莫爲之用矣有天下者愼之

○程顥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曰朝廷至於天下公卿文武百職群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何如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

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其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自治而不乏邪臣以爲致天下今日之弊盖由此也

臣若水通曰賢才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求之有道則賢才可得也然而求之有道者鮮矣古之於賢者必自上求之後之於賢者必使下自求之則賢者必不肯求求者必非賢者也夫然後賢者退不賢者進而國亂矣如

是而謂天下無其人焉不可也是故智者之
求賢也必自求之求之之道盡心焉耳矣桀
有求而不得者也程頤之言可謂切至爲人
君者其念之哉

○鄧雍曰虞舜陶于河濱傅說築于巖下天下皆
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
吁利害叢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
之聖而傅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
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
人之上相去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
有名者也

臣若水通曰相臣之不薦賢者非無是非之心而智之弗明也多生於忌嫉爾上者忌其逼已下者忌其壓已故非忌非非之非生焉非無是非好惡之本心也以大舜傳說之賢聖在唐虞商周之隆猶不免焉而況於後世哉殊不知相臣之薦賢乃已職分內事也人君之求賢乃已性分內事也何與於賢者哉故認得爲已分內事則忌心釋矣故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惟仁人爲能好人君相有國家之責者其亦隱於心哉

○張載曰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

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害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臣若水通曰好惡吾心之天理也作好作惡則非中正矣舜擧十六相而天下蒙其福誅四凶而天下服其罪豈有心好惡之哉因民好惡而好惡之也豈堯之時不能誅之擧之而舜獨能之哉時也時然而然天理也民好惡而好惡亦天理也故可擧可措在四凶十六相爾在民之心爾在其時爾帝舜之心何與焉

○胡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以天下爲一體者也不禮九族之賢則親心乖離腹心賊矣不禮五方之賢則民心離散四肢鮮矣故內舉不遺親外舉不遺才蓋欲聯屬天下以成一體之義也誠如是也則爲君者不至孤立於上而股

肱耳目皆有所托矣賢才豈有不用而天下豈有不安哉

○楊時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録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

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録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脩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

臣若水通曰楊時此論真得取士之法矣夫循其名而不責其實信其言而不核其行則羊質虎皮或得以幸進而玉在石中者不得一售矣故三代兩漢人才之盛有由然也伏惟

聖明與稽古昔而惟楊時之言是行焉則人才可

以日盛風俗可以日美唐虞三代之治豈難
致哉特在一念轉移之間爾

○張栻跋司馬光黼座銘蓋有[illegible]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已莫要於任賢虛已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

臣若水通曰壅蔽之患大矣心志蔽於內聰明蔽於外則德業不脩而治道隳矣張栻推其要在於虛已任賢致虛以去其蔽於內任賢以去其蔽於外內外無蔽則光大高明之

德業可成矣然以二者論之則任賢尤在乎
虛己故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書曰明四目達
四聰爲人君者其念玆哉

○羅從彥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盖君子進則
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
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盖小人進則
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
所以必亂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志在行道以濟時小人
之心務阿世以取寵志在行道則憂世之言
日進使其君有憂世之心是以大本正而大

化出矣志在阿世則治世之訣曰進使其君
有自肆之志是以大本惑而大亂成矣夫以
君子小人之進退而治亂階焉可畏之甚也
伊尹曰其難其慎官人者其亦辨之於早乎
○胡安國曰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
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
臣若水通曰不知其善而不用不知其惡而
不去曰不知者也猶可言也惟其知善而不
能用知惡而不能去豈得諉之於不知乎不
可言也夫知而不用則終無用賢之心矣知
而不去則卒有濟惡之禍矣其為害也可勝

討哉是以人主之學當在於明斷焉而已矣

○國朝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內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

臣若水通曰此

太祖始立科舉取士之詔也用人之道盡之矣其與虞廷之九德成湯之立賢無方周之德行道

藝千載同符矣故曰懷才抱德曰經明行脩曰博古通今曰文質得中曰名實相稱苟其爲賢則一也必五者純備然後謂之賢也此聖人合一之道也至於策之者所以觀其蘊者之蘊如敷奏言揚之道可非以文章取之也柰何傳世既久遂未忘本而敎者與學者皆拘拘於言語華采之間而

太祖立法之意漸盡無幾矣今惟

聖明務學崇本脩復舊章特易易耳然固養賢用賢之大要不可不重也

○洪武十六年

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沈等進講周書國
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若用小人必敗君子故
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
沈進曰書云去邪勿疑所以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嗜毒藥不急去之必
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
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喜而不問以爲怨將在
彼辟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沈曰小
人中懷奸詐而其所言甚是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

非義乃牽合傳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於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傳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臣若水通曰君子小人不共國而治如薰蕕不同器而藏也苟不去小人以安君子雖聖人亦不能有爲

皇祖所謂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雖聖王百世不能易矣然欲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在於君身人君苟能明諸心以全天理則至明足以燭天下之微至公足

以滅天下之私於理之可爲不可爲者知之
明斷之果則小人不得以乘其間人主苟於
不可爲者樂爲小人得以阿順曰是不可不
爲苟於可爲者不樂爲小人得以阿順曰是
不必爲此固小人罔上之奸亦由人主之不
明不果有以召之也旣公而明則羣合傳會
之說阿諛逢迎之態舉無所容矣
皇祖諭講官而審於君子小人之辨眞得知人圖
治之要矣
聖子神孫可不致謹於此哉
○國朝

太祖高皇帝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
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君造福
而殘暴者爲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忠厚臨民
豈弟雖材有不逮者亦不致於傷物所謂日計
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
事風生鍛鍊刑獄掊尅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
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
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深鑑

臣若水通曰國之治亂非天自降乃由人生
者矣故用人乃爲政之急務也
聖祖以國之寶與蠹歸於純良殘暴之臣真知言

矣然欲知二者之辨而進退之在於交承諸
心心存則理明心純乎理則至明足以知人
我惟純良也致於人之純良者必知而用之
雖才有不逮可恕也我無殘暴也於人之殘
暴者必知而去之雖快意一時不取也然而
純良用而殘暴者遠矣
皇祖諭
太子諸王及此欲其知當務之急其深切矣乎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辰
上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
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任人蓋擇衆

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
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宣留
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專於任使嚴則
庸鄙之人不進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
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任
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
於前而敬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
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
之若匿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擇

之審也書曰任賢勿貳任之專也
皇祖所謂嚴於簡擇專於任使真用人之法也
然必擇之審然後可以任之專
皇祖之明盖以洞見其幾微矣不然則始終惟一
之賢未著而奸詐忠信之人易混矣其禍敗
豈小也哉
○洪武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
士年七十已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
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
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

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不遺

太祖曰政爲比来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老疾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臣若水通曰書曰人惟求舊曰無遺壽耇曰無侮老成人夫老成之人其德成其識遠其更歷也多用之則有補於天下國家也故古之聖帝明王必於老成而重委任焉蓋籍

其猷謀之大以匡其所不逮也我

太祖高皇帝知老成之可用也拳拳詔郡縣而禮

送焉可謂得爲政之首務矣

聖子神孫固亦賴賢才以輔理也其以

祖宗爲法可焉

○大明令吏令凡在流品人員果有文武長才通

曉治體廉潔者臺憲官具實跡

奏聞

○諸司職掌凡各府州縣每歲於所轄隅廂鄉都

內揀選容止端謹無過人才一名申送布政司

考覈轉行按察司覈考堪充歲貢開坐考過詞

語差人送部應有賢良方正及山林岩穴隱逸
之士并通曉經書儒士秀才孝廉俱各訪求到
官審無過犯違礙不拘名數差人伴送到部或
內外官員人等薦舉人材秀才即便行移原籍
官司起取起部如儒士秀才出題考試果否通
經賢良隱逸等項人材量其才能定其高下仍
取本戶丁粮數目作何營生及戶內有無雜役
事故供結明白然後開發送部選用如將鄙陋
不堪之人一槩朦朧濫舉原舉官吏依貢舉非
其人律問罪

○凡舉保孝廉人材秀才及山林隱逸本部即行

所屬委自正官選求民間果係名實相副素無
過犯之人有司起送到部咨發吏部聽用
臣若水通曰帝王之治天下也惟在得人而
已矣大明令諸司職掌三事皆我
祖宗舉用賢才之盛典也詳考覈之法以求其能
嚴並坐之戒以防其弊可謂至精至密矣惟
聖明法而行之則天下治矣
○諸司職掌一科舉凡遇子午卯酉年則鄉試辰
戌丑未年則會試畢則殿試其取中舉人咨發
吏部聽用
臣若水通曰此我

聖朝科舉之制取士之正途也鄉試會試以三年
者事業之積以三年而成國之人才以三年
而消長也夫以聖王德行道藝之教舉業德
業合一之學日就月將而不已焉則三年有
成矣以今三年考績黜陟之法則人才之進
退三年可定矣此
祖宗之立法舉用之者與進退之者應其期而不
謬也乎

○諸司職掌巡按御史所至體知有司等官奉公
廉能昭著者隨即舉奏其姦貪廢事蠧政
害民者究問如律

臣若水通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舜之所以咨十二牧也胡安國曰善不蒙賞惡不即刑雖堯爲君舜爲臣不能以化天下是故舉直錯諸枉孔子盖拳拳焉臣願當斯任者明以察之健以斷之則刑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懲矣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已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

後犯贓罪舉者連坐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
賢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請公或以賄賂舉或
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
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
實材

臣若水通曰賢才固國家之利器而濫舉尤
爲生民之蟊賊也取之有其道防之有其法
則才必見用而用者無匪才故
仁宗皇帝申舉賢連坐之法所以重蔽賢之責而
又嚴濫及之防並行而不悖矣我
朝之治所以高出於漢唐宋者由是道也伏惟

聖明勵精圖治法之以求真才以致太平天下幸

甚

○天順間

英宗皇帝一日召學士李賢曰吳與弼如何對曰

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君莫不好賢下士徵

聘隱逸乃命行人賫勅帛造其廬與弼接見

即謂家

朝廷厚意當赴

闕謝

恩但本意不受官職數月乃至入見命爲左春坊

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爲布衣召至亘

至此次日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誼特聘爾来對云臣草茅賤士

年二十嬰疾虛怯不能出仕不敢有高世之心

不意聲聞過情爲當道論薦蒙

皇上以天書幣帛来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

而動作老疾復發数月方能起程況年六十有

八衰朽之人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閒暇且宮僚甚衆不専勞先生

不允所辭於是賞文帛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

監牛玉送至舘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

就三辭間日

上謂賢曰與弼既来如何不就職若受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賢曰與弼亦願就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既以行人聘来還以行人送歸再與勑令有司供月粮以終其身於是與弼感激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臣若水通曰書曰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而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所汲汲焉何哉徵聘隱逸所以期實用興治道也與弼常言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矣觀

其言固非忘天下者然必如是而後可爲則
亦古天民之志矣善哉
英宗之待與弼也迎而送之致敬以有禮其爲
聖德之光治化之助豈淺淺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六終

